

自豪與自幸【參】

二十堂 名家的 國文課

【策劃主編】李素真

鐵肩擔道義



當代名家的國文啟蒙與薰陶、自我砥礪與感受體悟，
就是你汲取養分的豐腴沃土。

余光中・余秋雨・南懷瑾・王鼎鈞・孫震・丘秀芷・張曉風・曾志朗・洪蘭・沈謙
馬英九・傅佩榮・王財貴・梁桂珍・劉墉・公孫策・李素真・焦元溥・簡嫚・合輯

鐵肩擔道義——二十堂名家的國文課

策劃主編：李素真

作者：余光中、余秋雨、南懷瑾、王鼎鈞、孫震、丘秀正、張曉風

曾志朗、洪蘭、沈謙、馬英九、傅佩榮、王財貴、梁桂珍

劉墉、公孫策、李素真、焦元溥、簡嫻

副總編輯：楊如玉

責任編輯：程鳳儀

發行人：何飛鵬

法律顧問：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

出版：商周出版

台北市中山區104民生東路二段141號9樓

電話：02-2500-7008 傳真：02-2500-7759

信箱：bwp.service@cite.com.tw

發行：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

台北市中山區104民生東路二段141號2樓

書虫客服專線：02-25007718・02-25007719

24小時傳真服務：02-25001990・02-25001991

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09:30-12:00・13:30-17:00

郵撥帳號：19863813 戶名：書虫股份有限公司

讀者服務信箱：service@readingclub.com.tw

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香港發行所：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

E-mail：hkcite@biznervigator.com

電話：852-25086231 傳真：852-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：城邦(馬新)出版集團 Cite 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 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：603-90563833 傳真：603-90562833

封面設計：王志弘

電腦排版：冠玫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韋懋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總經理：農學社

電話：02-29178022 傳真：02-29156275

2007年05月04日初版 Printed in Taiwan 售價：220元

著作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ISBN 978-986-124-880-6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鐵肩擔道義／余光中、余秋雨、南懷瑾、王鼎鈞、孫震、馬英九、張曉風等作；李素真策劃主編。

--初版.-- 臺北市：商周出版：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。

2007 {民96}

面：公分.--

ISBN 978-986-124-880-6 (平裝)

自來與自來

二十堂名家的國文課

（第一冊）

李素真

鐵肩擔道義



余光中・余秋雨・南懷瑾・王鼎鈞・孫震・丘秀芷・張曉風・曾志朗・洪蘭・沈謙
馬英九・傅佩榮・王財貴・梁桂珍・劉墉・公孫策・李素真・焦元溥・簡嫚・合輯



〈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」行動宣言〉

在外語與方言之間

余光中

臺灣的文化界，尤其是教育界，近年正面臨日漸嚴重的價值危機。我們的困境充滿矛盾而無法調和。有兩種力量在我們身上拔河：一邊是英語，挾其全球化之優勢，洶湧而來；一邊是臺語，挾其本土化之政治正確，挑戰「國語」的普及地位。影響所及，已有高等學府規定需用英語授課；另一方面，則早有民意代表在國會中堅持用臺語發言。這兩股力量在我們身上拔河，我們非但不能左右逢源，反而被迫左斜右傾，岌岌可危。原因是我們飽受左拉右扯，但足下原可支持我們立定腳跟的國文，卻在鬆動。原來有人正想把它挖鬆，那人，竟是我們的政府。

英語，顯然已成為世界語了，其「全球化」的動力並非全賴政治。臺語並非臺灣土生，而是源自中原，行於泉、漳。英語書寫而為英文，英、美、澳、加、紐西蘭，甚至南非、印度、西印度群島之作家用以創作文學。臺語並無此種功用，因為並無與其相應相生之「臺文」。英語乃拼音所生，有其音便能拼出其字。臺語迄今只是一種方言，有其音未必能寫出其字，有其字亦未必能普遍使用。理想中的臺語

文學能否提升為「臺文文學」，還有待努力。就算勉強書面化了，只恐仍難與十多億華人交流。粵語之在香港是可以借鑑的例子。對於在臺灣的我們，不論所操何語、所信何教、所入何黨、所選何人，共用的文字只有中文，亦即所謂「國文」。

這種文字無論你稱它中文、漢文、華文，甚至唐文，都有其遣詞用字的句法、章法，平仄協調的音調，對仗勻稱的美學；在文學上更有悠久而豐富的傳統，成為世界各地華文作家的源頭活水。也就是因為有此共同的書寫文字與其歷經考驗的美學傳統，臺灣傑出作家的詩文才遍被選入大陸、香港與星馬的課本。

中華民族因方言紛歧而多隔膜，幸而因文字統一而文化悠久。英文雖然成了普遍的語言，但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口不過四億，只有中文母語人口的三分之一。我們共同的母語如此經用，其潛力之發揮更有前途。我們的社會爭學英文不遺餘力，但對自己的母語卻並不重視，不少人中文不通也不以為恥；其結果是荒廢了母語，也並未學通外文。

文化受政治操弄，是文化史，不，野蠻史常見的陋規。政治操作快而文化演變慢，但更持久的是文化。拉丁文原為羅馬帝國的「國語」，但在帝國瓦解後仍保持歐洲共同文言的地位逾一千年。大英帝國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式微於二十世紀，但英

語反而轉盛。帝國雖長，語文更久，短期的政治正確豈能阻斷一個民族語文的浩蕩流勢？教育既為百年大計，就應該超越急功近利，超越四年一變的政治正確，為文化大業負起責來。

新近修改的「高中國文課程綱要」與十年前的「高中國文課程標準」頗有出入。其一便是文言文與語體文的比重由以前的六十五比三十五，大幅縮減為四十五比五十五。新文學之興起，迄今不滿百年，百分比卻要超過數千年的古典文學，實在輕重倒置。古典文學的傑作歷經千古的汰蕪存菁竟能傳後至今，已成文章之典範，足以見證中文之美可以達到怎樣的至高境界。讓莘莘學子真正體會到如此的境界，認識什麼才是精鍊，什麼才是深沉，才能在比較之下看出，今天流行於各種媒體的文句，出於公眾人物之口的談吐，有多雅、多俗、多簡潔或多冗贅。文章通不通，只要看清順的作品便可；但是美不美，卻必須以千古的典範為準則。

何況語體文的佳作也往往受到古典的啟發，而使用的成語更受惠於傳統的累積。姑且不論「朝秦暮楚」、「得隴望蜀」之類本於中國史地的成語，即使淺易好用的一類，例如「天長地久」、「見仁見智」，也都是古人之言。五四真把文言廢了嗎？只要試試，每天說話禁用成語，寫作禁用名諺，會有多麼困難，就會發現文言

並未作廢，而是以成語、格言的身份加入了白話的主流，使語體文能放能收，可俗可雅，不至流於過淺，過鬆，過份冗贅。

文言文的作品，只要能夠避免過份高古玄奧或典故連篇的一類，而選用深入淺出、流暢自然的名篇，加以老師娓娓的講解，當可引起學生的興趣，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。

所以我們，眾多的高中國文教師與文化界的有心人士，凜於新訂的「高中國文課程綱要」將陷日漸衰落的國文程度於更深的危機，必須大聲疾呼：過份全球化會喪失民族的自我，過份本土化也會減損民族的傳統。此「二化」均應把握分寸，不可以犧牲夾在中間的民族文化大傳統為其手段。短期操作的政治正有形無形地介入教育：削減本國史地是其一例；而削弱國文課又是一例。如此「去中華文化」的後果，將只留下單薄的「本土化」去面對來勢洶洶的「全球化」。希望我們的杞憂不至於成為真實。

因此我們要堅決反對如此「政教合一」的不當操作：反對高中國文的時數由每周五節減為四節，反對文言文的比例由百分之六十五減為四十五，反對將「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」由必修改為任其自生自滅的選擇！

〈鐵肩擔道義序〉

丈夫不感恩

李素真

壹、「左手持經，右手引帶。爲卷爲開，是義安在。」——《蘇東坡全集·羅漢贊》

意外地，在我今年還沒為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」企劃、舉辦任何活動時，卻已接到十三通採訪。一月十四日是因為《起向高樓撞曉鐘》這本書，接著是大學學測，是電腦之負面效應，是部長輓聯，是基測考作文，更大一波是部長一句評余先生的話，「各笑其笑，未知孰賢」（〈三笑圖贊〉）媒體嘩然，義憤填膺。而後有《聯合晚報》「大小聲」為教育部宣稱臺灣文學可以提升國語文能力、《中央日報》、《自由時報》為某聯盟批判余先生、批古文是死的文學……，東森電臺……：邀請我們兩聯盟祕書對話……。我從沒想過，也終於明白：當時被推舉為執行祕書時，都說是苦差事，沒人想當，會害你……。我終於知曉為什麼了？可是不管如何，我想到一個聯盟引起社會那麼大關注、回響，這是感恩的事，能為魚肉，也是。在一封封熱情鼓舞的信後，今天又收到黃維樑教授的信和文章、書，這就是一年來我的得失。

我付出的比我收獲的多。但我遭受的不公不義，也比我能想像的迷離！

每一通電話，是一個警覺：我夠格嗎？我的話是代表什麼？我趕緊讀書，更努力反省。而在讀古書、今書、佛經「一卷離騷一卷經」中，我益發感受到古文的魅力和至尊至寶。它的確不斷以最簡潔精鍊的文法筆觸、最高貴無私的生命人格歷鍊，淘洗我，教導我，開拓我，啟示我，使我敬畏，使我反省，使我贊嘆，使我感動。我也明白更歡喜季節師大附中同學——范里日日以讀《古文觀止》為樂，見賢思齊，他決定聽媽媽的話，急起直追。我的「中山」一平學生——呂杰等，也在週週被要求讀古文背古文寫古文中說到：「使讀者在閱讀時自我省思。這也是為什麼古文值得我們保存值得我們學習之處吧！古文提出的觀點常是千古不變的。」范里因余先生被批「腦袋轉不過來」而寫的三千言〈傷古〉，教我不忍大慟。這個現象，我其實不陌生。對國語文能力的低弱、對教育部減古文比例和文化教材變選修的憂心憤慨，其實不只是源自我、源自老師們、眾人、我的孩子，更源自我「一忠」「一愛」的學生——耽心，憂心學弟學妹、自己的弟弟妹妹。他們知道終於有這個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」，感激老師、感激余先生等等為搶救國文的付出。啊，一年多來赤子之心，各行各業的無私情懷，熱心鼓舞，奮起協助，都是教人感恩啊。

我只是那一個點，被推出的小點。所有的功者，在背後、在四處、在全球。而因為文學撫慰我們，因為文化經典結合我們。從孩提的牙牙學語，我們說著中國話——無論你是那一省方言；我們學著寫著中國字——無論你是那一省；我們讀著中國文字文章書籍——無論你是那一省；血濃於水，撇不開割不清，也毋須離棄割捨。母親，對於母親，你怎能說：我不要你？我不是你的孩子？對於文化，你怎能不分輕重不知今古？妄加公約切割？

我相信你我都愛，愛我們的子弟，愛我們的所居所住，愛我們的國家。雖然所見不同，所想不同，所知不同，但請相信我！請相信真正的專家——睿智英明高瞻遠矚、大公無私不偏不頗的言論，思想！雖然黑格爾說：「凡存在即合理」，但小心合理的陷阱，最終帶你到伊於胡底的深淵，萬劫不復，連「再回頭已是百年身」的機率都不可能啊。

《蘇東坡全集·羅漢贊》「左手持經，右手引帶。為卷為開，是義安在。已讀則卷，未讀則開。我無所疑，其音如雷。」古文正是開闢持引，在人在天，無所遲疑，你只要肯傾聽接觸研讀，會發現其音如雷「金聲玉振」。

貳、「以口說法，法不可說。以手示人，手去法滅。生滅之中，自（了）然真常。是故我法，不離色聲。」——《蘇東坡全集·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》

乍看，乍聽：「今人不寫古文了，不說文言了，何必再讀？何必多讀？」但細審古文文言，已無所不在，古文經典化成精鍊的成語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，有多少婚喪喜慶的引語聯輓是如此，多少詞句，精妙，一語中的又典雅？如何去之？消之？而說「因讀古文使學生國文程度低落」更是嫁禍之詞。說：「教育部臺灣青少年文庫那一套『臺灣文學』可以提升國語文能力」更是教人搖頭太息。生命、時間、課堂、教材都要花在刀口上。請可憐我們的孩子吧。小心，蘇東坡說：「愛尺寸而忘千里也。」《禮記》說：「愛之，適足以害之。」請小心！教育是真愛，不是寵愛溺愛，更不是有權有勢者的「把玩」。得魚可以忘筌，但未得魚怎忘筌？且忘筌，也不是千里并反唾、數典忘祖的意思啊！

古文的可貴，在千萬年而不易。在人世間可行。它不是高聳不可攀，不是化石，它是經，常，它是「堯舜三王之治，必本於人情，不立異以為高，不逆情以干譽。」

「夏蟲不可語冰」「螻蛄不知春秋」，我們如何苦口婆心跟您、跟他說，說我們

的經驗，說我們幾十年的證明？說古人又何嘗不是學古人古文？「不薄今人愛古人」？〈司馬光訓儉示康〉「孔子曰：『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』者，未足與議也」；曾子曰：「詩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」蘇東坡曰：「仲虺曰：『湯之德，改過不吝……』」那一位成名者不是讀諸子百家，讀經讀史？才得以萬古流芳？

而一切的道理，一切的法，是在世間行的。請君看今日成人學子國語文能力如何？請君看今日社會如何？人心是如何浮動不安？悲劇是如何舉目所見？啊，您還忍心？您怎忍心？不教孩子多讀古文？

局限狹隘自閉，會蔽了本來可畏的後生，封鎖了他們原可以、該被開發要求的潛能、德性人格的培育。可嘆可悲可哀我學生的、范里的「傷古」，少年子弟見識高，高位大人莫斲傷。

蘇軾〈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〉「以口說法，法不可說。以手示人，手去法滅。生滅之中，自（了）然真常。是故我法，不離色聲。」我不是要跟誰辯，更毋須跟誰「嗆聲」。記者的憤怒關心，更不是我所能主導。但我感恩歡喜欣慰，在失意傷痛悲切中，那一點點的芽已在開花，「繁花嫩蕊細細開」細細開！

參、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；善無常主，協于克一」——《書經》

推動國文的真義是主善。古文經典、古人的智慧是鑽石。你不去開採，不去接近，那是你的損失。課本少了許多文言文，是學生的損失，讀書讀事讀人，南懷瑾先生說：「支撐天地都名士，排盪風雲仗讀書。」杜牧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〉：「第中無一物，萬卷書滿堂。經書括根本，史書闕興亡。高摘屈宋豔，濃薰班馬香。李杜泛浩浩，韓柳摩蒼蒼。近者四君子，與古爭強梁。願爾一祝後，讀書日日忙。一日讀十紙，一月讀一箱。……」對現代精典一流書籍，我們是這麼地盼著要求學生一本本的讀，讀一篇課文、文章，根本不夠啊。我們對古書無法如此，但課本更要多選古文，我們要訓練涵養他來日能自學研讀的能力。

王鼎鈞〈我們的功課是化學〉說：「慢慢看啊！每個人都是風景。」「人啊人，天意難知，人意易測。報恩易，而世人忘恩，報怨難，而世人記怨。人終須與人面對。人總要與人摩肩接踵。人終須肯定別人且被別人肯定。」我們活在世間，我們要對子弟負責。要帶他們日趨下流或向上攀升？要帶他們取法乎上或取法乎中下？

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：「夫才有天資，學慎始習。斲梓染絲，功在初化。器成

綵定，難可翻移。故童子雕琢，必先雅制。沿根討葉，思轉自圓。」所有的學習在向上向善，主善。堅定如一，正是《書經》說：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為師；善無常主，協于克一。」

肆、「古人結交而重義，今人結交而重利。勸人一種種桃李，種亦直須遍天地……」——孟郊《傷時》

教育是百年大計。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內自省也。」我們的「教育部」，攻訐大陸，沾沾自喜古文比例比大陸高（雖非事實），但人家背後努力的挽救措施卻不見，見輿薪不見樹林。大陸課本一冊三十篇，文言約佔十篇，老師教古文，白話自學。且規定必背五十首詩詞曲、二十篇古文來補助。我們的官員知道嗎？韓國的春祭孔子、日本幼稚園的一日一章論語，讓幼兒背誦。為什麼？可知？

《傾聽秋雨》余秋雨先生說：「人文堅持的第一條，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善良。第二條，是在斯文掃地的情況下，盡可能地維護自己心中已經明白的文化等級。第三條，是在有一線希望從事文化建設的時候就竭盡全力，把一線希望變成一片希望。第四條，是在因人文堅持而受到打擊、中傷、誹謗時不屈不撓，繼續堅持

下去。」讓我警醒，堅持，慶幸。

蘇錫琛把余秋雨對十年圍攻所採取的態度概括為「八不智慧」即：「絕不回應對方，絕不跳入泥潭，絕不徹底沉默，絕不向人求告，絕不放棄慈善，絕不停止創造，絕不干擾情緒，絕不降低品貌。」我還不夠格，但我幾番遭到的無情狼戾亦要學習。感恩在最黑暗中還有相信我的人——雅筑為「書虫雜誌」過年國際書展十一萬份發行量版跟我邀稿，勉勵我，還有一封信「錯誤亦如冰，如果抗拒它們，我們可能就會繼續帶著一種失敗的姿態滑倒。假如我們將錯誤也看成是演出的一部分，或許就能夠滑過它們，欣賞更長遠的美。」《給一個A》……分享她閱讀的書，並鼓舞我。

奧修《智慧金塊》「將生命獻給那些美麗的事物，不要將生命獻給那些醜陋的事物，因為你沒有太多時間和太多精力可以浪費。我們的生命是那麼地短暫，我們能量的泉源是那麼地小，將它浪費在悲傷、憤怒、怨恨和嫉妒裡面幾簡直是愚蠢。將它使用在愛裡面，將它使用在一些創造性的行為裡面，將它使用在友誼裡面，將它使用在靜心裡面，用你的能量做一些能夠把你帶往高處的事，當你走得越高，你就會有越多的能量泉源可以使用。一切在於你的做法。」

生命誰能永保順遂？各行各業各年各級，誰不有誰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？經典書籍教你安身立命，教你處順迎逆。教你重義行義！教育能不種桃李育化天地？

伍、「歷覽名臣與佞臣，讀書同慕古賢人。烏紗畧戴心情變，黃閣旋登面目新。……」——鄭燮〈歷覽三首〉

詩聖杜甫〈昔遊〉「賦詩獨流涕，亂世想賢才。」〈錦樹行〉慨嘆「今日苦短昨日休，歲云暮矣增離憂。自古聖賢皆薄命，姦雄惡少皆封侯。」

范仲淹〈岳陽樓記〉說：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」鄭燮〈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〉「吾輩讀書人，入則孝出則弟，守先待後。得志澤加于民，不得志脩身見于世。」你的得勢權職，更該是造福蒼生國家的良緣善業。

鄭板橋〈乳母詩〉：「平生所負恩，不獨一乳母；長恨富貴遲，遂令慚惡久。黃泉路迂濶，白髮人老醜。食祿千萬鍾，不如餅在手。」感恩不忘本的好官，才有良政善策。但如同子貢孔子對答「『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』」噫！斗筭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學生說：今之從政者是不入流；學生陳怡澤寫《古文觀止》（阿房宮賦）、

〈諫太宗十思疏〉……）心得說：「教育部減低古文是愚民政策，恐怕你民智開，從古文學得經驗智慧，……」，我一驚！杜甫〈遊龍門奉先寺〉「欲覺聞晨鐘，令人發深省」。

而蘇軾憂「古者官養民，今者民養官。」不是官大學問大，何況「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」（《六祖壇經》）

啊，今年九五暫綱教育部不顧幾年來、一年多來「搶救國文教育聯盟」、社會、立委等的強力質疑憂心，擇惡固執，令人哀嘆。想經典所提，更欸歎。但「勝敗兵家事不期，我們「捲土重來未可知」。

《蓮華經·勸持品第十三》「有諸無智人，惡口罵詈等，及加刀杖者，我等皆當忍。」哀莫大於心死，我們還是期望著。

陸、「從癡有愛，則我病生。以一切衆生病，是故我病。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，則我病滅。所以者何？菩薩爲衆生故，入生死；有生死，則有病。若衆生得離病者，則菩薩無復病。」——《維摩詰經·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》

讀《維摩詰經》大震大動，如同維摩詰《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》文殊師利「居